

悦读好故事系列丛书

BIAN LIAN

# 变脸

吴永胜◎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悦读好故事系列丛书

吴永胜◎著

BIAN LIAN

# 变脸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脸 / 吴永胜著. — 芜湖 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3

(悦读好故事)

ISBN 978-7-5676-2731-4

I. ①变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3232号

变脸

吴永胜◎著

---

责任编辑:孔立清

装帧设计:任 彤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

印 刷: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7年3月第1版

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700 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:13

字 数:180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2731-4

定 价:35.00元

---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招蜂引蝶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变脸 .....    | 003 |
| 鬼夺魂 .....   | 009 |
| 还魂指 .....   | 015 |
| 芸草悲情 .....  | 021 |
| 种蛇复仇 .....  | 027 |
| 书擒书纵 .....  | 032 |
| 招蜂引蝶 .....  | 038 |
| 奇妓杜秋娘 ..... | 044 |
| 揭棺娶妻 .....  | 051 |
| 琴杀 .....    | 057 |

## 第二辑 午夜兰花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义丐报恩 ..... | 065 |
| 无影花贼 ..... | 071 |
| 蛊毒 .....   | 077 |

变脸 .....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午夜兰花 .....    | 083 |
| 女儿碑 .....     | 089 |
| 会说话的秦吉了 ..... | 096 |
| 天衣有缝 .....    | 102 |
| 偶人计 .....     | 108 |
| 鬼手陈七 .....    | 113 |
| 奇技擒匪 .....    | 120 |

### 第三辑 虎口脱险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虎口脱险 .....    | 131 |
| 割头点睛 .....    | 137 |
| 侠妓 .....      | 142 |
| 洪城灭口案 .....   | 148 |
| 智破“弥弥教” ..... | 154 |
| 鬼手 .....      | 163 |
| 盲仇 .....      | 171 |
| 道行 .....      | 179 |
| 花炮王传奇 .....   | 183 |
| 绝猎百丈岭 .....   | 190 |

# 第一辑

## 招蜂引蝶

# 第一辑



## 变脸

川剧表演艺术里，有一门特殊的表演技巧，叫变脸。一般剧种里，角色出场时，都画着脸谱，比如关羽的大红脸、曹操的三花脸。脸谱固然描得好看，可那是死“妆”，剧中角色有啥喜怒哀乐，只能通过“唱”“念”“做”“打”表达。能变脸就不同了，通过“抹脸”“吹脸”“扯脸”等一系列手法，刹那间变出不同色彩、不同图案，表现剧中人物情绪的突然变化，或惊恐，或绝望，或愤怒，再搭配上精彩的“唱”“念”“做”“打”，往往将观众的情绪引到高潮，赚得个满堂彩。光绪年间，洪城梨园班子“王家班”名声响彻全川，被誉为“变脸王”的王复仲，便是该班班主。

且说这一年，变脸王带着一班人来到万县，在靠码头的天上宫住下来，然后挂出牌去，第一天要演“空城计”，由自己饰演诸葛亮。牌挂不到半个时辰，所有的票都销售一空了。开门红原本是班子的喜事，可变脸王却一点也不开心。为啥呀？因为一千三百张门票竟被一个人给买了！这人是什么来头，到底是来挑场子找茬的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仔细一回想，自己跟码头上的舵爷、袍哥早已递了帖子，备了厚礼，各方面关节也一一打点了，并无什么纰漏啊。不等想出个头绪，开戏的时辰已到，王复仲便向乐师们一示意，开场的锣鼓便咚咚呛呛敲起来了。变脸王走到大幕处，揭开一道缝往外张望，心



里不由得有些七上八下、叮叮咚咚敲起了小鼓。但见偌大的场子里只前排坐着几个人,居中那人容貌女人样俊秀,头戴黑绒小帽,顶上散发熠熠绿光,分明镶着颗绿宝石,黑绸缎面袍子,外罩金线镶边马褂,正徐徐摇晃着手中折扇,一双眼半睁半闭。左首作陪的,却是万县道台叶荣祖。这人难道是王亲贵胄?竟令叶道台也恭恭敬敬。一面想着,一面关照手下人:“今天这场戏,大家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!”

“空城计”里的诸葛亮,几乎不画脸谱,全以素脸出现。变脸王走场出去,一番漂亮的撩袍踢脚后,便中气十足唱开了。一边唱一边向那人打量,奇怪啊,一帮人全都看得很投入,唯有这人微仰在座椅上,那眼睛半睁半闭,眼光却几乎全朝向头上棚顶。剧情发展到琴童来报告司马懿大兵退去时,变脸王要使出自己的绝活儿了,得运用气功,使脸色由红变白,再由白转青,表现诸葛亮如释重负心有余悸的后怕。当琴童一声“相爷”刚出声,那人腰一伸,坐起来了,一双眼瞪得老大,定定地看着变脸王。变脸王心里咯噔一下,这人原来是冲这来的!心里想着,动作并不怠慢,随一声“司马呀司马……”的念白,丹田之气往上一冲,但见得波澜不兴的脸色,突然像抹上胭脂,浮起淡淡的潮红,念到“呀”字时,潮红一闪而没,脸上是窗纸一样的苍白色,待念到最后一个“马”字时,脸色却又变成了青色了!哗!下面众人一齐鼓掌喝起了彩,那人眼里一道亮光闪过,立刻像早先那般半闭了眼睛,跟着站了起来,转身便向外走了。那一班喝彩鼓掌的人,赶紧一齐收了声,跟在那人后面走了。片刻后,场中走了个一人不剩!

变脸王心里那个气那个急啊!气的是自己表演绝无差池,竟换来了看客中途离座,扬长而去!自己到底也是名角,如此一来,颜面何存?急的是这消息片刻后便会在码头传开,再由人以讹传讹,自己的名头在万县地界八成是砸了。又气又急中,不觉又回想到那人的样子。一个念头突然闪了出来,那人莫非只是冲变脸来的?看那人表情,只在自己运功变脸时有了变

化,而且自己整场戏里,只在那一处要表演变脸,如果那人真是只冲变脸而来,看过便走也就不足为怪了……

变脸王心里一团乱麻,咋也理不出个头绪,只好吩咐班里人收拾行头,准备再演一场。突然外面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跟着涌进一帮持枪拿刀的新兵。为首的标统,将手里签牌一扬,“有人举报王家班通匪,奉上命特来查缉!统统抓起来!”新兵们一拥而上,立刻将众人团团围住。众人大惊失色,分辩说班子一直奉公守法,哪里有通匪的可能?军爷弄错了吧。变脸王暗道声不好,此事八成跟变脸有关。当即上前捧手一揖,向那标统说道:“在下是王家班班主王复仲,如果真有通匪,天大的干系也与在下有关。不如我同大人走一遭,接受衙门盘查,不要再拿缉其他人众如何?”变脸王如此说,意在试探,假如确实是跟变脸有关,真正要拿缉的肯定只是他了。果不其然,那标统呵呵一笑,“到底王班主跑的码头多,是个明白人。好,你就和我们走一趟吧!”变脸王神色不动,说道:“稍等片刻,我换了这身衣服,便和大人走!”得到标统同意,便疾步走进后台。到此时,他已有十足的把握,知道这场变故的原因和那个中途拂袖离场的人是谁了。

原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个戏迷,宫里一直养着帮戏角儿。其中有个叫宁官人的,最得这慈禧太后的宠爱。这年正是庚子年,八国联军进了北京,慈禧和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,宁官人也跟着来了。听说四川有个变脸王本事了得,就动了心思。他想要是自己也学会这绝活,定然会更得慈禧宠爱。便找个理由,来到了四川,要找变脸王。可他也知道,梨园一行和其他技艺一样,都将自己的技艺瞧得命样金贵,绝不会轻易传人。于是在看过变脸王表演后,授意叶道台找了个王家班通匪的借口,派出一标人马,将天上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叶道台知道宁官人是慈禧跟前的红人,自然言听计从,不敢有丝毫怠慢。

变脸王进了后台,脸上虽然不显喜怒,心里却波汹浪涌,好不气恼。几

天前听人传言,说宁官人到了四川,当时并未在意,没想到竟是冲着自己来的。宁官人分明是窥视变脸绝技,才定下这罪名强迫自己就范。如果自己不去,定会将一班人都连累了。可是这一去,那宁官人既然能使出这样的手段,即使传了变脸技艺,也绝不会留自己活口。况且将技艺传给这阴险小人,拿去讨好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,那也是万万不行!正如此想着,众人围了过来问:“班主,咱们行得端坐得正,要去就一起去,总有个说理的地方。”这帮人哪知道其中原因?变脸王看看众人,只中间几个老成的沉默不语,分明也猜到些什么了。变脸王将几个老成者招集到一旁,吩咐道:“只有我去了,大家才能平安无事。我这一去,兵丁一定会撤,你们即刻收拾行头,约束班众,租船在码头等着。如果三个时辰后我没回来,立刻解缆扬帆,离开万县!”交代一番后,变脸王这才出了后台,随那标统而去。

到了道台府,那标统并不引变脸王入衙门,却从耳门进去。里面早有人候着,将变脸王带进室内,宁官人正半躺在椅上,捧着烟枪吞云吐雾呢。变脸王单刀直入地问道:“宁官人有何吩咐?”宁官人颇为诧异,“噫”了一声:“王班主好眼力,竟已知道我是谁了。既然知道我是谁,那我要什么,你也知道了吧?又何必再用我吩咐?”变脸王心里那个气啊,却不便发作,指了指周围的人问道:“不会让他们也看吧?”宁官人暗自欢喜,原以为变脸王要设法推托,不曾想如此简单便答应了,立刻让其他人全部退出,离屋百步外候着,并吩咐说不得自己命令,所有人不得靠近屋子。

等掩好了门,变脸王拿出只小箱子,打开一看,箱内又分无数小格,放着要么是或红或白或青或紫的油彩,要么是灰尘状的金粉、银粉、墨粉,一面指点着这些小格,一面讲解开了:“变脸有大变脸、小变脸之分。大变脸是全脸都变,有三变、五变以及九变。小变脸则为局部变脸。变脸手法又分‘抹脸’‘吹脸’‘扯脸’三种。‘抹脸’又叫‘扯暴眼’,预先在眉头或鬓角涂上墨青,到时抬手一抹,将墨青揉开,再往眉心、眼眶或鼻翼处一抹,便成另一种脸色。

《白蛇传》里的许仙变脸，《放裴》中的裴禹变脸，都是此法。‘吹脸’预先在台上放上粉盒，表演时做一个伏地动作，趁机将脸贴近粉盒一吹，粉末扑在脸上，便变成了另一种颜色的脸。《伐子都》中的子都，《治中山》中的乐羊子，便采用‘吹脸’之法。而‘扯脸’最为复杂，需得预先做成脸谱，堆叠在脸上，然后一一扯下，变出多张脸谱。”说到这里，变脸王拿出描红小笔，向宁官人说道：“这样吧，现在我先替你堆叠脸谱。”宁官人一直半闭着眼睛，似乎在打瞌睡，其实一字不漏地听着呢，乍一听要在自己脸上画脸谱，心里立刻琢磨开了：“老子是堂堂御前戏师，岂能由你这般跑江湖的在脸上描来画去？要是你使上什么坏，将老子一张脸毁了，老子的锦绣前程不成一场美梦了么？”如此一想，便说道：“我找个人进来，你在他脸上描，我看着就成了。”变脸王无可奈何，只好点头应允。宁官人立刻叫了一个亲近的黑脸随从进来，然后重新掩上门。变脸王示意黑脸随从坐好，然后在那张黑脸上，一丝不苟描了起来……

过了近两个时辰，屋门嘎地一声开了，那黑脸随从走了出来，脸上还沾着一块块没来得及抹去的油彩，顺手又关上了门，“妈的，不是戏弄老子么？这时候才说缺点材料，让老子去取。这一脸的油彩，让老子出去如何见人？”一边走一边低声抱怨开了。那边守着的人，看到黑脸随从一张脸姹紫嫣红，全都忍不住笑了。叶道台凑了过来，想要献殷勤：“那，你就歇着喝会茶，我吩咐人去吧。”黑脸随从苦笑着直摇头，“谢叶大人好心。只是这千辛万苦弄来的配方，如果让宁爷知道是其他人去办的，要保证配方没外传，恐怕只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抬手在颈上一抹，叶道台吓得一哆嗦，只有死人才会守口如瓶啊，我这不是没事找事，往自个身上揽麻烦么？忙说：“那只好辛苦你了。”赶紧点了两名兵士，去帮黑脸随从的忙。

三人来到天上宫码头，码头那边泊着艘船，换了装束的班众正向这边张望呢。看见三人大摇大摆走上船，众人又惊又怕。那黑脸随从大步走上船

头，吼声“松缆”，缩肘向后一撞，左首的兵士正疑惑黑脸随从怎么突然变了嗓音，肘已撞在胸口，整个人纸鸢般跌进了江里。右首兵士慌忙拔刀，刀才离鞘一半，黑脸随从手已抓在他肩上，向前一抛，跟着也跌进了江里。老成的班友一斧下去，斩断船缆，跟着扯起帆，船箭一般离了码头，黑脸随从这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，原本一张胖脸，这时脸上皮肉都陷了进去，抬手一抹，揭下张纸一样薄的面具，哈！惊疑不定的班众都乐了，是班主哇！

原来变脸王心知要想脱身，只能“金蝉脱壳”。可宁官人谨慎得很，屋内只留他二人。变脸王要脱身，只能化身宁官人。可宁官人到哪里不是仆从如云？如此一来，不但脱不了身，反会连累班众。于是便借口要给宁官人叠脸谱，自以为高贵的宁官人果然不愿意，叫来随从代替。等给黑脸随从一张脸画得差不多了，宁官人渐已少了戒备，王班主这才突然发作，将宁官人和黑脸随从制服。再就着黑脸随从的脸，敷了张脸模，戴在自己脸上，运起气功变脸的功夫，让那脸模实实在在罩着，再往容易出现破绽的地方抹上些油彩，然后换了服装，借口要配料，大摇大摆脱了身。等到叶道台一帮人发现了意外，气急败坏地追到码头时，但见天高水阔，江流滔滔，哪还有半点踪影？

那以后，王家班在四川销声匿迹了。直到民国后，出了个康家班，那班主也擅长变脸，有人说康班主就是变脸王呢。

## 鬼夺魂

这年,翰林院编修温知节被外放射洪任知县。六月十六,温知节和师爷冯子鉴,进入了射洪地界。已正时分,刚才还碧空万里的天,眨眼之间,便电闪雷鸣雨似瓢浇。正好前面有座破寺院,两人赶紧进去避雨。坐定不久,又一拨人慌乱地进了寺。

这是支有好几十人的迎亲队伍,慌慌张张进了寺院,抬着花轿想奔到宽敞的寺檐下,从院中一棵桶粗的古柏前经过时,哗啦啦一道闪电,猝然击在古柏上,雷霆霹雳般一声巨响,古柏拦腰而折轰然倒下,树冠几乎擦着轿子砸下。众人齐呼侥幸,赶紧将轿子抬到宽敞的寺檐下。有个丫环模样的女子,上去揭开轿帘,想去宽慰新娘子,没想到一揭开轿帘,却哇地哭了起来,“小姐,小姐呀……”只见那新娘子,肤白如纸,眼阖口闭,竟是死了的症状!莫非刚才这雷霆霹雳竟吓死了新娘子?

迎亲的人乱作一团。胆小送亲的女客,顿时呼天抢地哭嚎起来。有几个胆大的,忙着想给新娘施救。温知节懂些医术,声明自己是本县新任知县,上前观察了新娘子的情况,又伸出手探过脉搏,黯然摇了摇头,说已回天乏术了。正要退到一边,脸上却突然现出些古怪神色,停下脚步,又将新娘

子审视了一番，才沉思着退到一边。见他神色凝重，冯子鉴大是不解，低声问：“大人，有何不妥？”

温知节并不作答，只拧眉问道：“子鉴，倘若人突遭惊吓，会作何反应？”冯子鉴想也不想便答道：“惊惧之下，必然面目扭曲，呼叱有声。”这么说着，再看那新娘，形态端庄，容貌安详，嘴角微翘，似乎还噙着笑意呢，不禁有些诧异。“这姑娘不但脉息全无，而且肌肉僵冷。霹雳响过，不过片刻呀。”温知节叩额沉思着，一边说道。

冯子鉴一惊：“大人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她在进寺之前，就已经死了？”温知节轻轻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暂莫声张，去传新郎进来问话。

片刻后，自殿外进来个五十多岁的矮胖男子，温知节微一皱眉：“你，就是新郎？”那男子一脸惶恐，连忙摇头，说自己只是新郎家的管事。新郎新娘的父亲，都是有功名在身的员外，姻亲是十年前便定下的，原定腊月迎亲，但新郎患有气喘病，最近更喘得厉害，所以将婚期提前，原想借此冲喜，不曾想却遭此横祸。温知节知道，民间都以为人有灾病，乃是邪气作怪，只有借婚嫁寿庆类的喜事，才能镇压邪气。虽然大是不屑，却也不好表现出来，点了点头，又叫来侍候新娘子的丫环：“你家小姐，身体一向可好？”

那丫环哭得两眼早已肿了，呜咽着说：“我侍候小姐七八年了，她身体好得很，连郎中也没看过呀。”说着，又悲从中来，抽抽噎噎哭了起来。温知节温言安抚了她，又朝向胖管事问：“这一路上，可有耽搁？新娘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胖管事一惊，脸上现出惊惧之色。忙说：“因怕变天受阻，轿夫我们也备的两班。况且时近正午，天气会热得更厉害，哪里敢耽搁？少夫人初离娘家，哭啼了一阵，上了轿后，就没任何动静了。大人，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？”

温知节沉吟了一会，便将自己的疑虑说了出来。他觉得新娘死得蹊跷，绝不是惊吓而死，可也不像疾病发作而死，因为没有抽搐挣扎的痕迹，也没

有中毒而死的迹象。一听他如此说,那胖管事脸一下煞白,哆嗦着嘴唇咕哝道:“‘鬼夺魂’,是‘鬼夺魂’!”

这可是从来没听过的,温知节忙追问究竟。胖管事哭丧着脸说,这几年,射洪发生好几起女子猝死的事件了,前任知县专门立案调查,根本就找不到死因。一时间,这谜一样的死因被人认为是凶鬼作祟,夺去了女子的魂魄,“鬼夺魂”的叫法便恐怖地传开了。

这时,早已雨过天晴了。温知节满腹心事赶到县城,与前任知县一边办理交割,一边询问“鬼夺魂”的事。前任知县说,近三年,死得如此莫明其妙的姑娘已有九个,有的死在出嫁前几天,有的死在出嫁途中,更有的死在洞房花烛夜,无一不是无伤无疾,死态端庄,脸带微笑,即使最有经验的仵作也没鉴定出死因,破案的线索更是一条也找不到。送走前任知县,温知节立刻调来九起卷宗,连夜查阅……

第二天,温知节放下手里的事情,带着敲锣打鼓的衙役,直奔城北蟠龙村。这次离京赴任时,皇上给了他幅旌表,表彰蟠龙村的潘王氏。潘王氏十四岁嫁到潘家,新婚之夜丈夫便死了,守节至今已愈三十年。忠孝礼悌是本朝弘扬道德的根本所在,所以,不仅要给潘王氏旌表,树贞节牌坊,还降旨温知节,收集整理潘王氏的事迹,汇编成册,要在天下传扬。

蟠龙村离城三里,老远便看得见路口处立着高高两块贞节牌坊。贞节牌坊下,潘王氏的夫兄,孝廉潘世书,带着帮族老、乡绅,早已喜气洋洋地恭候在那了。见了温知节,那胡子花白、面露得意神色的潘世书,恭敬地朝两块贞节牌坊拱拱手,说道:“大人,我们蟠龙一村,全是书礼治家。先朝时,已有两位贞妇受朝廷恩典,赐名号,建牌坊。到了本朝,我潘家有幸,又出了弟妇王氏。”说着乐颠颠走在前面带路。

潘家高门大户,到处张灯结彩,透着喜气。进得院门,穿过大屋长廊,过一庭院,往里又是一重墙高逾丈的院子。潘世书一边将温知节往院里让,一



边解释：“弟妇矢志守节，打我兄弟下世，便自请另筑一院，这么多年一直深居院中，侍弄花草，诵经礼佛。”进了院中一看，果然，庭院长径两边，全栽种着不知名的花草，高只半尺，茎短枝弱，叶片尖细。也许不到花开时节，只偶尔有一两朵白得素艳的花。长径尽头，是间正屋。门虽开着，却被一张竹帘掩住门洞，一个身材单薄的丫环怯生生地站在门前。透过竹帘，依稀可见屋内坐着个妇人，正叩着木鱼，低声诵经。

温知节隔着竹帘，宣读完旌表，那妇人口齿不清地谢过皇恩，跟着发出压抑的哭泣声。潘世书叹息一声道：“弟妇这是喜极而泣了。我那兄弟，要是泉下有知，也该瞑目了。”说着假模假样地拭了拭眼角。温知节不好再惊扰王氏，说了几句勉励的话，便转身往院外走。走到院中，指着两旁花草问：“这些花草怎如此简单，潘兄可知名目？”

潘世书摇了摇头道：“从前这院中，原是芍药、牡丹之类。弟妇说太过娇艳，扰她清修，便移了芍药、牡丹，种上了这些，却不知道叫何名字。”温知节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随手采下朵素白的花，凑在鼻前闻了闻，“果然，连香也素淡呢。”

出了院后，温知节又告诉潘世书，皇上要他收集潘王氏事迹的事，说自己初到射洪，处理好衙门里的公文和积案，还得再次登门。潘世书如中了殿试头名般，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。

回到县衙，温知节拿出那朵白花，正凝视端详，冯子鉴进来了，“大人，依你吩咐，我重新询问了‘鬼夺魂’案的仵作，仵作们确实提供不出任何线索。不过发现死者还有个共同之处，都到过‘节悌堂’。那是本县儒员士绅，为了张扬节悌，共同出资，在城北建的大庙，取名‘节悌堂’，不仅供着历代受旌表的节妇牌位，而且常将那潘王氏，请去给大家闺阁们讲授女德之类。”

温知节猛一叩案，啊呀一声：“我正纳闷呢。原来如此！”见冯子鉴大惑不解，温知节便把手中花递了过去，“冯兄可知此花名字？”冯子鉴将花翻来